

贪腐区长对再婚妻子“疼爱有加” 一件衣服就花6万

领导干部的家风,不是个人小事、家庭私事,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。从浙江省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,不少领导干部栽在“家里那点事”上。

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,浙江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在7月2日出版的《中国纪检监察》杂志刊发了文章《清廉传家惠久远 家风不正遗祸患》,介绍了多起浙江省查处家风不正典型案例。

浙江省纪委监委在“把溺爱当疼爱,配偶子女成为‘围猎’的突破口”段落中以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苏利冕案为例:苏利冕出身贫寒,早期一心扑在事业上。但随着职务的提升和年龄的增长,开始追求物质享受,放松自我要求,家风败坏祸及配偶、子女。

苏利冕在忏悔录中写道,“我家无论经商、收受礼金礼卡,甚至受贿的钱物,家庭成员都或多或少有所参与,特别是我儿子参与其中的程度较深,从小逢年过节收受礼金礼物,到国外读书收受老板赞助的零用钱。回国后经商办企业的本事没学会,而我的不良习气却在他身上暴露无遗。”如今身陷囹圄的苏利冕坦言,仅从物质上满足子女是种溺爱,为教好儿子没少磨过嘴皮子,但自己贪图享乐,喝洋酒、吃大餐、穿名牌、收贿资,没做出好榜样,说教一百遍也没有用。事实一再印证,自身不正,极易酿出“上梁不正下梁歪,下梁不正倒下来”的苦酒。

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风正不正,影响家庭的接续发展;而领导干部家庭的家风,

则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。

文章还举例了衢州市柯城区原区长方庆建安:衢州市柯城区不少干部群众都知道原区长方庆建对再婚妻子夏某“疼爱有加、有求必应”,夏某利用其权力捞取好处,这在当地并不是秘密。请托人投其所好,送礼就送高档商场购物卡、奢侈品牌衣物,大大满足了夏某的虚荣心。几年时间,夏某购买和人家送的服装、皮包等奢侈品就价值几十万元,最贵的一件衣服花了6万元。经查实,方庆建收受他人财物都与夏某充分沟通,并将赃款赃物交给夏某支配和使用,对夏某贪欲膨胀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。

在忏悔录中,方庆建讲到,“因为我的职务提升,特别是当了区长,她说话的分

量不一样了,办事顺利了,身边说好听的人多起来了,她的优越感、虚荣心也强起来了”。正是这种领导夫人的光环,使夏某迷失了自我,从一名获得过诸多荣誉的教师,沉沦为金钱的奴隶,也把丈夫推向腐败深渊。

浙江省纪委监委点评:苏利冕、方庆建都曾奋发向上、实绩突出、得到重用的领导干部,理应追求高尚道德情操和品行品德,但却防线大开、贪欲膨胀,终致以身试法,自毁前程。过分溺爱子女、纵容家属,必将祸起萧墙。苏、方两人不但不为配偶、子女做好榜样,反而大开方便之门,任由“老板”“朋友”围猎亲属,心存侥幸、自我麻痹,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小伙怀疑自己是“逃犯”跑派出所“验身” 警察:是逃犯

近日,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公安分局浦东派出所发生了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:一名19岁的河南小伙怀疑自己是网上逃犯,跑到派出所请民警帮他“验明正身”,没想到民警一查,他果然是个正被追踪的网上逃犯。

小伙子于某交代,他在网上冒充美女用微信和QQ分别添加了三个男子为好友,骗取其中一人4000多元。对方发现破绽后叫他退钱,否则报警。他见无利可图,就把对方删除了。后因银行卡和身份证被冻结,估计对方已报了警,因为害怕,

所以到派出所看看自己有没有事。于是用手机导航,发现浦东派出所离住地较近,就来打听虚实了,没想到竟然真的成了网上追逃人员。

办案民警问他:“你明知犯罪了,为什么还敢到派出所来?”于某回答:“我打听

过了,只要被警方上网追逃,总有一天会被抓住的,所以干脆到派出所看看,如果被追逃我就不走了,正好把事情处理一下。如果没有,我就放心了。”最终,办案民警及时与浙江慈溪警方取得联系,将于某移交给了慈溪警方处理。

特大暴雨夜袭四川冕宁: 山洪摧毁村庄 一家5口遇难

暴雨来临时,监测员阿西古吉正打着手电向曹古河内扫去。雨点越来越密集,打在地面上哗哗作响。

曹古河发源于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彝海镇以东的山谷,自东向西流经彝海镇大马乌村、大堡子村。6月26日晚的那场暴雨,使曹古河成为大马乌村的“噩梦”——“源源不断”的洪水夹杂着石块、泥沙、树枝,摧枯拉朽般向下游肆虐,所到之处一片狼藉。

澎湃新闻获悉,在监测员阿西古吉和村支书俄觉木依等村组干部的努力下,该村的绝大部分村民得到安全转移。

不幸的是,该村有一家五口在此次山洪中丧生,另一家八口只有三人生还。

暴雨在当地村民看来,这场暴雨来得猛,也来得很突然。

俄觉木依今年47岁,担任大马乌村党支部书记已有13年。他告诉澎湃新闻,打他记事起,就没看到过这么大的雨。比俄觉木依年长的多位村民也说了同样的话。

当晚的雨量究竟有多大?冕宁官方发布的信息显示,在26日晚9时至27日凌晨1时的7个小时的时间里,高阳街道灵山景区降雨量数据为211mm,彝海镇大马乌村降雨量数据为107.5mm,彝海镇曹古村降雨量数据为85.7mm。

凉山州气象局于6月26日白天发布的预报显示,预计当日晚到27日白天,该州甘洛、越西、美姑、雷波有大雨,冕宁、喜德有中雨,局部地区有暴雨,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高;目前该州局地强对流天气明显,需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、冰雹、短时阵性大风和强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危害。

俄觉木依回忆,26日晚6点至8点,下的是小雨,而且断断续续,下一会停一会,雨量并不大。此

后,伴随着闪电,降雨突然增大,雨水打到地面上哗哗作响,跟家人说话时必须大声才听得见。没一会儿,整个村子停了电,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大马乌村有5个组,全村483户2187人。当晚,俄觉木依不放心,打电话通知各个组的组长,让他们通知各户保持警惕、注意安全。

遇难特大暴雨使曹古河改道,向本不靠近曹古河的阿西列姑子的家冲去。

阿西列姑子今年28岁,和妻子、3个孩子住在四合院里。在大马乌村,阿西列姑子算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一家。他家有四五亩地,还养了几头猪和十几匹骡子。

有了这十几匹骡子,阿西列姑子可以帮建筑工地往山里驮物资或材料。活少的年份,阿西列姑子能挣个好几万,活多的时候,能挣一二十万。如果没活可干,这一匹骡子就能卖到上万元的价格。

阿西列姑子一家五口睡觉的房屋,不巧正背对洪水奔流的方向。洪水将四合院冲走一半,一家五口没来得及逃生,被洪水卷走。阿西列姑子的3个孩子中,最大的8岁,最小的只有2岁。此外,阿西列姑子养的骡子也被冲走两匹。据知情人士称,这5名遇难者最远被洪水冲到了离家1.5公里的地方。

村民告诉澎湃新闻,阿西列姑子勤奋上进,不喝酒,对待邻居也非常友善,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。

俄觉木依回忆,大马乌村4组组长已及时在微信群里通知,见阿西列姑子夫妻俩没回复后,4组组长又给阿西列姑子打了好几个电话,但始终无人接听。等到组长赶到阿西列姑子家附近时,发现他家的四合院已被冲毁。

带走阿西列姑子一家后,山洪又向下游冲去,流经地的克依子家时,洪水又分成两道,一道从地的

克依子家的右侧向下,一道从地的克依子家的左侧漫流。

原本,地的克依子全家8口人是有可能全部逃生的。据俄觉木依介绍,地的克依子跟他说,听到呼喊后,一家人已从房间里出来,想着骑三轮车逃生能快一点,他就让老母亲、妻子和5个孩子上车,哪知刚开出去二三十米,三轮车就被洪水冲走,一家人只有老母亲、一个孩子和他三人生还。直到现在,地的克依子还有个孩子仍处于失联状态。

俄觉木依说,三轮车被冲走的地方离安全地带只有约五十米的距离,如果一家人拔腿就跑,全部生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

灾后

6月29日,澎湃新闻在大马乌村看到,26日的山洪已将原来的河道冲毁,大大小小的石块和枯树枝散落在河道上;村民种植的樱桃树、洋芋、玉米和房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。

据统计,彝海镇、高阳街道等乡镇(街道)共计2100户9880余人受灾,农作物受灾1017公顷、成灾721公顷、绝收209公顷;房屋倒塌168户672间、一般损坏房屋125户500间;受损公路11.9千米,冲毁便桥6座,受损堤防37.2千米,受损电力线路3千米。此次灾害造成农林牧渔、基础设施、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、工矿商贸直接经济损失共计7.38亿元。截至6月30日23时,彝海镇、高阳街道集中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778户5660人(集中安置2296余人、分散安置3364余人)。

冕宁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@冕宁发布7月1日通报称,截至6月30日23时,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彝海镇2名失联人员已遇难。目前,彝海镇有12人遇难、5人失联。高阳街道辖区内冕宁高速路口下方国道248线崩塌导致2辆过往车辆坠河,10名乘载人员中5人获救,2人遇难,3人失联。此次特大暴雨已造成14人遇难、8人失联。

腾讯和老干妈纠纷, 须以彻查摆脱“罗生门”

没有想到,腾讯和老干妈之间的这场“干架”,突然间加进去了这么厉害的“猛料”。

之前,根据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裁定书,同意支持原告腾讯的请求,查封、冻结被告贵阳老干妈旗下两家公司价值1624.06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、扣押其等值的其他财产。可是随后老干妈声明,称他们从未与腾讯公司进行过任何商业合作。7月1日,贵阳市公安局双龙分局发布通报,有三名犯罪嫌疑人冒充老干妈公司人员,和腾讯公司签订了协议,目前3人因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。

从通报情况看,上述3人的确有犯罪之嫌。从法律上讲,“伪造老干妈公司印章”的行为,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;“为了获取腾讯公司在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码,之后通过互联网倒卖非法获取经济利益”,“冒充该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,与腾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”的行为,还涉嫌诈骗罪。当然,这3名犯罪嫌疑人的欺诈式“商业合作”行为,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老干妈的否认声明“所言非虚”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,好像很多痕迹都指向“误会”:先是几名大胆包天的不法分子故意实施诈骗行为,继而导致“吃亏”的腾讯“发难”,老干妈意外被“坑”。但是,真实情况可能尚未“拨云见日”,因为审视这场纠纷的发展过程,仍有一些不够清晰之处。

比如,上述3名犯罪嫌疑人诈骗为何能“得逞”?公司印章通常有防伪标志,并且保管严格,对于行业巨头,公司印章的管理、使用,更是慎之又慎。他们是如何神通广大,让伪造的印章“栩栩如生”,“以假乱真”,而对方

的法务部门又是如何“信以为真”,“顺利通过”,一家超级公司被三个骗子耍得团团转?

又比如,有关犯罪嫌疑人的“目的动机”,不可否认,获得“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码”,“通过互联网倒卖”,可以非法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,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,需要完成“伪造公司印章”、“冒充公司高管”、“签订合作协议”等一连串高难度动作,可以说付出的成本并不小,与获取的利益似乎不太成正比。

除此以外,舆论中有一些声音,也提出对地方保护主义的质疑。对于原告,竟然连与被告的合同真假都未曾甄别清楚的情况下,就心急火燎地向本地法院提出财产保全,而当地法院也迅速做出了民事裁定。如果不是贵阳有关公安部门太“给力”,想来掉进“泥坑”的老干妈,也只能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,任由自己的财产“天降奇祸”,被异地查封和冻结。司法乃是国之公器,对公民、组织等主体实施普遍性保护。在某些“超常动作”之外,是否留存地方保护的“蛛丝马迹”,也应在有关调查处理的射程之内。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企业之间发生纠纷,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怕就怕在正常现象的冰面之下“暗流涌动”,如此不仅会侵害企业利益,更会破坏市场法则和竞争秩序。是以,回到腾讯和老干妈的这场“神仙打架”,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,有关办案部门应深入调查,让事实真相尽快浮出水面,彻底扫去萦绕其中的疑云,别变成谁也说不清、道不明的“罗生门”。

